

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
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
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
釋大氏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
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
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
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爲之與它使均稱內諸
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
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
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
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
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
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
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
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
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曰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

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
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
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以
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
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
冠岫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
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
也嘗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
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
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
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
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
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

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顛以指冬
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
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
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據實起居注隨即
修入顯爲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
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校書
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

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
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
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
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
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
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
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
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
腕脫之諺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

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爲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爲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

賜延康坊宅子因閱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爲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爲御史

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
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
後疾惡公方者必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
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效狀遂題
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
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
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
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
至十五日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二月今請
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
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叙
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
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
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迥別矣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三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
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
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
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
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
叔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
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三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
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
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
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
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
叔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
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

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大學門外謂之石
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滿略著字林五篇
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
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
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
曆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
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
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
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夫
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爲文辭
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
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
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
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
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今
从犬从火者非匍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车
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覘物不
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

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
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
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冫作奠者
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耆从旨作老下目者
訛漆黍黍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以
小者訛決沖況涼盜並从水作之者訛饑飢二
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
加草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
笱作筍頤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秘从禾簡作簡
寶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從魚啓从又
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麤蟲作虫墮許規反
俗作隳又以爲惰幡作幡怪爲恠關爲關灸从
夕閒从日功从力茲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井
輩从北妬从戶姦爲姦蘇从毒吝作吝冤上加
點鄰作隣牟从干互作牙元从點舌从千蓋作
蓋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之鼓从皮潛譖僭从替
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爲才阜爲皂曷爲
曷匹爲疋収作収叙作叙臥从臣从人而以人

爲卜改从戊巳之巳而以爲巳凡作凡允作允
館作館覽作覽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
緜从衣淫从缶編作遍徼作僥漾作漾琴瑟之
弦从糸輕作輕如是者能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
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
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
言其擊服皇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

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
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郎主臣仍繼之
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
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
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
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
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

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
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
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
小憇籍清影低顰咏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
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
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
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
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
翟德符沒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
爲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
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
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稱
府而不爲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慶府
劔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嘉定府
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劔既有崇慶
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

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爲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又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爲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已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

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數嗟嘆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爲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爲呂母所戕恪爲長孫無忌所害欽陷張博之事始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爲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

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
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即中宗也貌類太宗張詵謂太
宗畫像雅類忠王宗即肅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
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
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
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嬰孺之狀
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

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而寢室未
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
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濕雖任二千石之重
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
歎其廉適爲徐守故爲作記其略曰至於官室
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
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
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歆仄腐壞轉以相付不
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

士媚疾以惡之恭覽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
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
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脩因循歲時以至
頽毀及僦工充役則倍增勞費目今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
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
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
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
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

後之當官者不復留意以興仆植僵爲務則暗
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爲妄作名
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視傾陋逮
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知會墨之吏欲爲姦
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曆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爲
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

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留意曆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

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歷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傳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

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度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爲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鞓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叙如此若孟進躡得者則不然紹

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間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閣

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相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相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時宰相執議欲奉鑿輿出狩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爲禮部尚書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爲不

經紆紵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

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羗之叛英公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据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

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必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神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貢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

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
遷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
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
闕今朝奉郎為兵部員外郎今朝謂郎樞密直學士才七
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議大夫為副樞十
月遷刑部侍郎今議六年遷戶部尚書今銀青光祿
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今特進從初至此五歲用
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
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

賢王沔皆自補闕直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

歲並遷諫議簽樞溫仲舒寇準皆自正言今承議郎

直館遷郎中充職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

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

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

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
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

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耆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

美輟從三事揔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
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
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
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
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
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
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
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
効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

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
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
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
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
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
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
云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僞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
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
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
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
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
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
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僞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
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
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
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
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
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
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

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于厥身矣關
寶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
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
苟授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
非唯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
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秘書省正字今之世
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

高等薦名旣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
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
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
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
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
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
正此事也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
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各禮部不肯試
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叅政子義問鎖廳

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嬉孫墳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

蘄州見南劔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爲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春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攬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

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齊賢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客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

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矣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閑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爲知已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

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為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新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窓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

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

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
譯云如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為法如暗翳
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
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
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
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
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言

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案
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
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
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
同

四蓮華之名

唄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
蓮華也拘毋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陀紅

蓮也奔茶利華亦云芬隨利白蓮也堵羅綿柳
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
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
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
非白法感非異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
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坦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曰揭
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
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
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

黑後合為一月又日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
月都盡是名黑平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是
圓滿是名白半

一月雙閏雙

十五夜為半月而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兩
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由閏
故以閏月兼本日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
再閏為閏雙

踰繕那一出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為
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
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
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上
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兔毫上塵
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
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

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積麥七積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相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表其事求

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温太子太保祖母權氏古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係轉又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殿學士又贈

太師中書令爲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
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
更爲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
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
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
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
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納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

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
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
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
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
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
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
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
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
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三實處約傳正觀中爲齊

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爲中書舍人末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鄉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鄉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爲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復也若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

堪孔光李尋韋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詎
董仲舒眭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
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言
有從疋夫爲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
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衆伏誅案孟
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
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

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考其所
引亦不爲無罪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
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爲箕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百官譖諛
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
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旣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
汲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
云賈誼劉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

問焉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今世士大夫旣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徒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旣

知彭邠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旣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爲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輿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

從他所訊鞠旣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餘息旁得所弃贓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

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
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
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
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
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
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各流
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
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
効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三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博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博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幻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

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棒之杖一百配爲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寃遣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寃甚其子福應募爲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寃求訴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爲海郢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

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
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
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
爲貶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
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爲給事中時王繼先方
以醫進中旨以其婿添監浙江稅務錄過黃間
下居正封還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

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
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
以荅其勞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
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
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
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玉色
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
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
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爲何事哉

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効
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
故增創負闕誠爲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
施行居正之直諫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
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爲
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

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
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
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
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
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
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
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
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
官推官監軍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

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爲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

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

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矣
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寶訓中此國
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
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
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
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奏伯陽
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

從水傍熺有一句願諸君爲對之以成三館異
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
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
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
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
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特
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系始
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繪綽爲對然未
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音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

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旣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音外郎亦自爲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爲郎中於是拜音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賞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爲音外郎

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開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

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憲不

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弃幾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曹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

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